

## 地球歌声似鸟鸣

美宇航局发射的姊妹卫星——辐射带风暴探测器捕捉到地球发出的啁啾声和口哨声，这是地球传入深空的歌声。其发声原理是当带电太阳粒子撞上地球周围的辐射带内侧和外侧时，它们会被地球磁场捕获，并被迫突然移动位置，从而发出独特的声音。这种声音是“地球大合唱”，凭人耳就能听到，很像鸟儿的鸣叫声。

## 一泡尿可让一个灯泡发光2小时

尿液在多数人眼中是废弃物，但在荷兰研究人员看来，人每次排尿能得到约300毫升尿液，这可以使一个灯泡持续2个小时发光。研究人员介绍，利用尿液发电的原理就是通过搜集尿液中的氨作为生物燃料来提供能源。目前整个科研项目已经处于实际应用阶段。

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

纽约 New York

马里兰 Maryland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罗马 Rome

## 杰克与罗斯本可白头到老

美国探索频道复制了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时的场景，实验证明只要罗斯脱下自己的救生衣并将其放在木板之下，那么这个木板的浮力完全能够托举起两个人的重量。至于低温因素，探索节目组制造了一个低温的环境还原当时杰克面临的状况。实验证明只要两人都趴在木板上，他们的体温将能维持到救援人员赶来后获救。《泰坦尼克》的电影导演卡梅隆对此表示，“我认为你们这些人没有抓住重点，剧本让杰克死，所以杰克不得不死。”

## 食泻药，海鸥“轰炸”海滩

一伙美国少年在加州威尼斯海滩给海鸥喂食了泻药，结果是灾难性的，它们起飞后就开始向海滩倾泻鸟粪。游客纷纷中招，无辜的孩子被击中，附近野炊的人也不得不赶紧撤离。而少年们却对自己的恶作剧很得意，还将其拍下发到网上。

## 两幅《蒙娜丽莎》

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并非独一无二。非盈利组织“蒙娜丽莎基金会”的专家研究后证实，另一幅较早版本的《蒙娜丽莎》确实是达·芬奇真迹。这幅画的完成时间较存放在法国罗浮宫的《蒙娜丽莎》早十多年，画中人的笑容和姿势相若，但明显较年轻。英国收藏家布莱克在约100年前在萨默塞特郡一名贵族的家中发现了这幅画，买下后运到位于伦敦艾尔沃斯区的画室，故这幅画又称“艾尔沃斯蒙娜丽莎”。

## 我闻 | Blog



### 关于小费这件事

棠棠  
专栏作者(西雅图)

在国外，给小费是件令人头疼的事，它规则复杂，频次繁多得超出了我的想象。

在正规餐馆里当然不会遗忘这约定俗成的规矩，可是吃自助餐居然也需付小费！一次和家人在拉斯维加斯某酒店吃自助餐，侍者是位墨西哥老人，他为我们提供饮料，收拾餐盘。我们吃得很高兴，临走时还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他笑着说：“你们要走了吗？我当时不明所以，说：“是啊，谢谢你啊。”后来才明白他那句是很委婉的提示。想起来挺对不起他的，并不是对他的服务不满意啊。

乘坐出租车时，寄存和提取行李时，与街头艺人合影或者给他拍照都需要付小费，在宾馆住宿，也要记得留小费给打扫房间的清洁工人，无须多，一人一美金即可。我们在西雅图一个宾馆连住三夜，每天给房间清洁工小费，所以每次这位清洁工看见我都会热情地打招呼，攀谈，感觉还是蛮和谐的。所以说小费制度，从根本上讲是体现了一种对人的尊重，感谢他人为你所付出的劳动，这样想，就会适应得快一点了。

让我对这一点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有一次我们乘坐宾馆之间的短驳车，司机帮一位乘坐轮椅且随身物品挺多的老太太安顿好了位子，老太太行动缓慢，司机却耐心地一直等她落座后，才开车。下车时另外一位老先生给了这位司机小费。我们聊起这件事，老先生说：He is a good guy, he deserve it. 看来有时数量不高的小费，不仅是种感谢，也是种肯定。



### 最吵人的声音

咕咚  
专栏作者(伦敦)

当初选择临街住，图的是方便。自然，宁和静谧是指望不上了。白天车水马龙人群熙攘，夜里仍是车流不息，各种各样的声音把耳朵塞得满满当当。

尤其有那么一种声音，一直觉着十足刺耳，高亢尖厉还气量十足，振聋发聩呼啸而过，十里之外还余音缭绕，堪称英国大街上最刺耳最闹心的声音。

——救护车的呼啸声。

英国的国民医疗系统NHS看病基本不花钱（仅付不多的处方费），伦敦奥运开幕式上英国人还就此狠狠地炫了一把。看病不花钱，叫救护车也免费，本是天大的好事，对真正急症重病者是天赐福音。可是英国救护车成天在街上嗷嗷呼啸，其实还和英国人引以为豪的酒文化瓜葛甚大。

英国人喝酒如咱们喝茶，全民皆酒非瞎话。喝高了少不得在酒吧和公共场所憨态百出丑相毕露。轻的，胡言、浪笑、步子踉跄走T台；重的，直接地上一扑堆成肉坨，只剩偶尔的哼哼和蠕动。许多醉汉醉姑，最后都是叫的999急救被抬上了救护车。

救护车该不该为醉鬼服务？英国人自己也有不少争议。问题是，谁知道他/她仅仅是喝醉了？有人喝多了，但舌头尚能捋直，把自己的境况编得凄惨严重，救护车呼啦就过来了。有时路边躺着那么一个，有人就直接拨999了，救护车来了，你说救还是不救？每年圣诞节新年和一些重大节日，英国的救护车忙到巅峰。他们要应对的，多半是这些酒精中毒不能自理的酒客。以伦敦为例，2012年除夕夜，救护车被呼叫次数平均一小时超过600次，是平日的三倍多（英国媒体披露的数字），根本应付不来。



### 宝珊道上的张爱玲

Didi Wu  
专栏作者(香港)

刚到港大的时候，就很想知道60多年前张爱玲在这里读书时候住在哪，正好有天读了龙应台的一篇文章，说张当年住的就应该是现在新闻系的梅堂(May Hall)——我听后半十分兴奋，没想到每周上课的地方背后就是。

后来香港电台专门转发了篇稿，说龙应台搞错了，梅堂以前是男生宿舍，张爱玲住的是Our Lady's Hall。这个说法应该是准确的，因为有一次港大办了个张爱玲文物展，展出了她的住宿证，写着Our Lady's Hall。查了查港大里的历史资料，发现Our Lady's Hall其实离梅堂也不远，再往山上走个五到十分钟，路过校长住的别墅，就到了曾经Our Lady's Hall所在的宝珊道。

宝珊道环境没怎么变，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环境十分安逸，其实这里从张爱玲时代就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才能居住的地方，而再往上的山顶一片区域，在殖民地时期只有外国人才能居住——除了两个中国人享有例外权，一个是香港权贵河东，还有一个是宋美龄。虽然张屡屡说过自己不喜欢在香港的生活，可她那本絮絮叨叨的《小团圆》把这段住宿生活写得历历在目。

那时候20岁的张正在港大读着英美文学，对自己的学业很得意，她在《对照记》里写，“我能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她不知香港很快陷入战乱，自己将在回到上海后会遇见胡兰成，更不会预见她将跨越千山万水地去看逃亡的他，更不会知晓自己揣着一颗破碎的心远走美国四十年最后客死他乡。

那是故事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岁月静好的样子。